

两位美国老乡

李树喜

封面：周宪彻

插图：费声福

两位美国老乡

李树喜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3.5 印张 45 千字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数 1—25,000 册 定价 0.25 元

目 次

前面的话	1
农民的儿子	3
眼望着世界东方	7
一个倔强的姑娘	10
踏上中国的土地	14
新生活开始了	19
当炮声响起的时候	25
战火中的牛倌	30
女物理学家的觉醒	36
难忘的泥蛋糕	42
在三边牧场扎根	47
好朋友嘎拉	52
草滩度春秋	55
“乡下人”的孩子	60

孩子们的朋友	65
高高的水塔	69
女儿剥削爸爸的故事	74
风雨同舟	78
闲不住的手	82
热压机旁	87
用延安精神搞四化	91
“这毛病改不了啦”	96
特殊的代表团	101
“咱们的美国老乡”	105

前 面 的 话

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青少年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理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我带着这个问题，怀着十分尊敬的心情，访问了美国朋友阳早和寒春两位同志。

这是北京金色的秋天的一个下午，太阳把两间普通瓦房照得温暖明亮。窗外摆着象火一样红的小花。屋内桌上摆满了书籍、资料和计算、绘图工具。这里就是阳早、寒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阳早、寒春坐在我的对面，一旁是他们的女儿阳及平。岁月的流逝，在阳早、寒春脸上留下了很深的皱纹。他们都是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了。但是仍然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除了黄色的头发和高高的鼻子以外，他们的打扮完全象普通的中国农民，阳早戴一顶普通工人戴的蓝布帽，寒春穿着中国农村妇女最喜欢穿的布底鞋。流利的中国话里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因为他们自四十年代起，在陕北农村奋斗了十几个春秋。

“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们不过是乡下人，

土包子！”寒春说完，笑了。阳早接着说：“几十年来，我们和中国的同志一起战斗，一起工作。没有什么，只不过我们的鼻子大一点儿，是美国人，这算一点不同罢！”

在这两位和蔼可亲而又幽默风趣的老人面前，任何远道而来的客人都不会拘束，因为这间房子里的气氛是真诚、热烈的。

从青年时代起，阳早、寒春就离开美国，来到中国，投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他们在延安住窑洞，吃小米，开荒生产，转战陕北；在与内蒙古相邻的三边，他们参加了创建新中国牧场的工作；在西安附近的草滩农场，他们同中国工人一起搞畜牧现代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经受了风暴的考验；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又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民的四个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阳早和寒春为什么要来到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在中国农村奋斗？三十多年的光阴，几万里征程，记下了这两位美国朋友的不平凡经历，谱写了闪耀着国际主义光芒的理想和奋斗之歌。

农民的儿子

美国是一个被称为“金元帝国”的国家。有人说，那里的粮食、棉花象金山、银山，牛奶流成大河，弯弯腰就可以在地上拾到金子，然而，在阳早幼年的记忆里，生活总也摆脱不了艰难和贫困。

阳早一九一八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农民家里，原名叫欧文·恩格斯特，父母很穷，有十个子女。

那里的农村确实很美，广阔的平原到处是黑里透红的肥沃土壤，平缓的土丘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但是，阳早的父母很难在一个地方长期住下来，因为富人总是逼得他们东奔西走，使他们过着飘泊不定的流浪生活。

阳早十来岁的时候，家里有了一些牛，爸爸妈妈把它们当宝贝似的。阳早和兄弟姐妹赶着牛在大地上放牧，给奶牛割草，家里开始出现了欢乐的气氛。

可是，美国农民怎么也摆脱不了资本家的控制和剥削，因为农民的牛奶只能出售给资本家的牛奶公司，牛奶公司把收购牛奶的价格压得低低的，谁同他们说

理，他们就不来收他的牛奶，让他的牛奶变坏。农民们都气极了。

一天半夜里，阳早被谈话声惊醒了。睁眼一看，是几个家里也养着奶牛的农民在和他的爸爸谈话。阳早觉得很奇怪，这里土地广阔，大家住得很分散，这些叔叔、伯伯平时很少来玩，怎么最近老到家里来找爸爸呢？阳早好奇地侧着耳朵，偷听大人的谈话。

“他们欺人太甚，我们一定得跟他们斗争。”一位年老的大伯说。阳早知道，爸爸平时胆子比较小，可也听到他在激愤地说：“对，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第二天，牛奶公司的汽车呜呜地开来了，下来了几个大腹便便的人，他们耀武扬威地高声喊叫，还威胁说，若不按他们定的价格，就不买农民的牛奶了。他们哪里想到，不一会儿，他们就被愤怒的农民包围了。年轻人把大树放倒挡住汽车的去路。其他人一拥而上，有的拿叉子扎汽车轮子，有的扎奶桶。公司的几个人东藏西躲，非常狼狈。农民警告他们说：“我们联合起来都不供给你们牛奶，看你们公司拿什么赚钱！”阳早也跟在大人后面，挥着拳头，痛快极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萌发了反对剥削、追求平等的种子。

这次斗争，取得了一点小的胜利，但是他们仍然是那么贫穷。阳早走在广阔的地球上，对着蓝天发问：这



个世道为什么这么不合理呀？

他想呀想呀，想自己长大去当一个出色的畜牧专家，让穷人们有许多牛、许多奶，并建立穷人自己的牛奶公司，再也不受资本家的欺压。于是，他产生了上大学的强烈愿望。

生活的道路多么曲折啊！一九二九年，美国处在

经济危机时期，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失了业，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困难了，偏偏在这时候，阳早的爸爸因病去世了，妈妈带着十个没成年的孩子过日子，真是难哪！有时候，家里穷得连吃饭都困难，更别说花钱给孩子上学了。

可是，阳早上大学学畜牧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一九三八年，二十岁的阳早先到一个化工厂的实验室当临时工，挣了一点钱作学费，就这样，他进了纽约州的州立大学，学习农业。

怎样才能改变农民的地位呢？怎样才能为受压迫的群众做一些贡献呢？青年时期的阳早在求学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着。

眼望着世界东方

由于自己和家庭的苦难经历，阳早对美国资产阶级宣扬的资本主义的“神圣”、“美好”是十分怀疑的。他开始考虑人生和社会的大事了。

当时，美国统治阶级拼命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魔鬼”，把“布尔什维克”当作骂人的话。这倒使阳早对苏联产生了兴趣：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为什么这些人这样恶狠狠地骂她呢？他跑到图书馆，翻阅了好多关于苏联的书籍、资料。哦！原来苏联并不那么坏，工人、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多么新鲜的事儿啊！

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阳早租了一间小房。一天，来了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名字叫韩丁。他一边同阳早握手，一边客气地问：“我想和你同住一个房间，欢迎吗？”

“当然欢迎。”在谈话中，阳早知道韩丁原来在美国有名的哈佛大学读书，最近刚转学到这儿来。他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不在哈佛深造，而跑到这里来呢？”

韩丁爽快地回答：“我对改善农民的地位感兴趣，

改行学农业了。”

哦，他也有志于为农民服务！共同的志向，使他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阳早和韩丁常常讨论人生大事、世界大事。看法不同的时候，就激烈争论起来。有时候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实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便说：“老兄，让历史作结论吧！反正你的意见可能正确，我的意见也不一定错误。”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阳早中止了大学的学习，回家务农。韩丁也和阳早一起到了农村，住在阳早家里。他们想在农民中组织农民协会，韩丁每天东奔西跑，找农民谈话，可是，半年过去了，一个人也没有



组织起来。

一次，阳早问一位农民：“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农民协会呢？”

农民回答说：“韩丁找我们谈了好多，他可真是一个好心肠的青年，但是农民协会能有什么用呢？”

热烈的辩论，对真理的追求，常常使青年人的热血沸腾；现实的困难和挫折，又往往使他们陷入迷惑和苦恼之中。真理啊，究竟在哪里？

三十年代末期，著名美国记者斯诺访问了中国，进入了解放区，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回国以后，写了一本叫《红星照耀着中国——西行漫记》的书，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人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和长征北上抗日的英雄业绩，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风貌。阳早和韩丁一下子被这本书吸引住了。他们一齐说：“人家不光讲革命道理，还真的发动群众，搞起了革命斗争，真了不起！”青年人的目光，渐渐集中在毛泽东头上戴的八角军帽的红星上面，心里燃烧起炽烈的希望的火焰。

两个朋友进行了热烈的辩论和讨论，最后的结论是：应该到世界的那一边去看看，到中国去！

一个倔强的姑娘

在阳早和韩丁合租的那间狭小的宿舍里，除了这两个经常辩论的青年之外，还常来一位年轻的姑娘。她中等身材，非常壮实，金黄的头发覆盖着秀气的脸庞，两只大眼里闪烁着追求真理的光芒。她往往先听一阵两位屋子主人的辩论，然后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她言语泼辣，善于辩论，甚至两个男青年联合起来都难以说服她。

她就是寒春，韩丁的妹妹，阳早的好友。

寒春对物理有浓厚的兴趣，当时在州立大学参加原子加速器的实习，她经常到阳早、韩丁的住所，同他们讨论人生和世界大事。

寒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一个教师，原来担任一所有名的中学的校长，是一个有见识的教育工作者。她很注意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生动活泼的知识，从小养成坚韧的性格。

从四五岁起，寒春就跟妈妈爬山，走很远很远的路，锻炼胆量和毅力。以后就在妈妈工作的学校里读

书。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带着她和小同学们去野外宿营。一天夜里，下起了雨，雨水从帐篷顶的缝隙里直往下滴。寒春被雨声吵醒了。她看看妈妈，妈妈醒着，胸上垫着一块毛巾，雨水不断地滴在毛巾上，妈妈身子一动不动，只是不断地把滴在毛巾上的水拧到地上去。

寒春刚要喊，妈妈止住她，悄声说：“不要把大家惊醒，要在困难中想办法克服困难。”

以后，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寒春都会记起那个雨夜帐篷中妈妈的话。

妈妈很注意让孩子们学到实际知识和技能，每天下午上完课后，都把孩子们组织到工艺、音乐、美术小组去活动，她让孩子们作工艺品、唱歌、弹琴、画图画。寒春的妈妈工作的学校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那里的山上有着茂密的树林。妈妈就带领孩子们伐木造房。寒春他们班有十六个孩子，他们先细心地观察了自己家庭和学校的房屋，然后根据各人的爱好和想象，每人设计一所虽然小、但是能住人的房子。一张张设计图画了出来，有方的，有圆的，有的还带着阁楼，接着，每个孩子都亲自动手，在学校工友的帮助下，造起了十六所各有特点的小房子。这些房子摆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组成了一个别有风格的小村庄。他们自己动手做了小桌椅，剪羊毛做了地毯，用泥捏成碗，用火

烧成陶碗。他们又在师傅帮助下拉了电线，装上电灯，安好床位，搬来炊具，真的一家一户地过起日子来了。傍晚，炊烟升起了，电灯亮了，这里成了一个热闹的“小人国”，从里面传出欣喜热闹的声音。

就这样，寒春从小受到了实际生活的教育和锻炼，养成了男孩子那样倔强、奔放的性格。她喜欢绘画，会弹琴、拉琴，又酷爱体育锻炼。她会爬山、滑雪、骑马。她的滑雪成绩在州运动会上名列前茅，并准备代表美国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那届奥运会没有如期举行。

寒春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是，她对自然科学更感兴趣，特别热心于当时新发展起来的原子物理学。

寒春先在州立大学学习了三年，又到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专攻原子物理。那时候美国一些学校不收



女学生，寒春决心努力学习，为妇女争气，她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对付德国的先进武器，美国政府集中力量研究原子弹，寒春也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在美国西部研制原子弹的那些日子，寒春的工作是极为保密的。他们不能进城、不能通信和打电话，同韩丁、阳早的联系也中断了。试验完成之后，寒春才又见到了哥哥和朋友。那时候，韩丁、阳早已经决定到中国去了。

“你愿意到中国去吗？”韩丁、阳早探问寒春的态度。寒春也很向往中国，她很赞赏哥哥和阳早的行动。可是，她热爱原子物理的研究，她仍然希望科学事业的发展能为人类的幸福进步做出贡献。何况她又是成绩优异、为数甚少的年轻女物理学家。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仍然舍不得她的加速器。阳早准备去中国了，寒春在华盛顿送别阳早。

“再见，祝你一帆风顺！”寒春握着阳早的手说。

“谢谢，祝你取得更大的成就！”阳早也热情地祝愿寒春。

在华盛顿的秋风中，他们分手了，年轻人的心里都憧憬着自己热爱的事业和美好的未来，热望对于人类有所贡献，但他们还没有完全走上一条相同的道路。